

曹明霞 著



呼兰儿女

曹明霞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呼兰儿女/曹明霞著.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ISBN 978-7-02-007603-1

I. 呼… II. 曹…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19976 号

责任编辑:文 珍 装帧设计:黄云香

责任校对:刘光然 责任印制:董文权

呼兰儿女

曹明霞 著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北京铭成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194 千字 开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 8.125 插页 2

2009 年 11 月北京第 1 版 2009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00

ISBN:978-7-02-007603-1 定价 16.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出版说明

中短篇小说作为大众喜闻乐见的文学形式,自新中国成立以后,一直随着时代的脉搏律动与发展,并取得了骄人的成就。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六十周年之际,我们编选了自1949年以来在读者中享有广泛影响的中短篇小说精品,组成这套“人民文学出版社·新中国60年中短篇小说典藏”,作为我们的一份献礼。

本“典藏”大抵遵循如下体例选编:

一、划分各卷的依据大抵为作品发表时相关的文学及时代主题并以此命名。第一卷《站起来的声音》,从1949年到1956年,即新中国成立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文艺方针的提出;第二卷《篱下百花》,从1957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前,这段时期,虽然意识形态和文学创作理念有一定幅度的变化,但创作风貌总体变化不大;第三卷《丰盈的激情》,从1976年到1984年,这是一个激情澎湃的年代,文学表现的主题和思想解放紧密相连;第四卷《归去来兮》,从1985年到1989年,这一时期的文学,无论思想的生发,还是形式的构造,都进入到了更加多样的状态;其后的三卷,无论是1990年至1995年的《芳菲遍野》,还是1996年至1999年的《沉静的风景》,抑或是2000年至今的《山外青山》,中短篇小说的创作者们继续以不懈的努力,为丰富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创作出了许多特色鲜明、质量上乘的佳作。当然,这样的划分只是相对而言,事实上,近六十年来中短篇小说创作的繁荣与传承远比这样的划分要丰富得多。

二、中短篇小说各自在文体上的特征目前还是一个尚无定论

有待继续研究的专业课题,因此,为保持编辑体例的统一,收入本丛书的所有篇目不以中短篇划分而是按刊发时间顺序排列。

三、收入本丛书的篇目旨在反映各个历史时期中短篇小说创作的整体风貌和当时影响广泛的作品,因此,同一作者有不同作品入选不同卷集的现象难免出现。

四、本丛书虽已达七卷九册之众,但比较近六十年来中短篇小说创作的浩繁,则依然是“沧海一粟”;遗珠之憾在所难免,恳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

2009年5月

引 子

母亲名叫李连生,从名字上可以看出她没有弟妹。“连生”是姥姥的一个愿望。姥姥希望抱来的这个女婴,能给她带来好运,连着生。但母亲很不争气,在她十岁那年,姥姥就闭经了。闭经的断续,让没有经验的姥姥非常欣喜,一般的规律,女人不来月经,多半是怀了孩子。姥姥高兴得心花怒放,她悄悄备下了婴儿用品,还用保胎药。面对丈夫的欲求,她也又羞涩又含蓄地告诉他:“暂时不行了。”

可是十天半月,也许二十天一个月,那个可恶的东西,又来了。一点一点,蝌蚪一样缓慢爬出来,徐徐蛇行。“完了!”姥姥心底绝望地大喊。更要命的是她怎么向丈夫交待,脸面在哪里?一遍一遍不成开谎花儿的傻瓜了嘛。

那天姥姥不惜力,从不干重活的她,竟搬起了蜂窝煤,一趟一趟,有蓄意,也有对自己身体的惩罚,狠狠的糟蹋。晚上,故意背着丈夫整理卫生用纸,说啥,又来了,这该死的东西。可能干活抻着了,小月了(就是流产了)。

如是反复,最后一次彻底没了动静,干干净净。姥姥知道自己闭经了。女人绝经,子宫的使命就永远结束了。

姥姥说小连生啊小连生,你是个妨人精呐。你的命这么硬,哪会让我连着生,人家抱来个丫头,招弟儿领弟儿的,没几天,就让娘

的肚子开了怀儿，可你呐，好吃好喝供着你，好穿好戴惯着你，你却连个弟弟妹妹的影儿都不让我见，毒哎，生生把他们都给克住了，不让冒头儿哎。哪怕你让我知道怀孩子是个怎么滋味也好啊。哼，这下可好，全家的福，都可着你一人儿享了。

“这可怨不着我，你应该找那些男人算账去！”年少的母亲不但敢跟姥姥顶嘴，还敢揭她的疮疤。“那些男人”，指的是姥姥在“满堂春”的日子。儿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古训中还有“儿不察母奸”一条，母亲却常常拿这当杀手锏。那时姥姥就用食指点着她的脑门儿，“等天杀吧。”

母亲却不在乎。当她后来的日子遭遇不顺心、不如意的时候，她还把这一切都归咎于家庭：如果不是姥姥把家里招得乱兵营一般，天天乌烟瘴气，她何至于小小年纪，就草草离家嫁人了呢。

母亲的幼年，确实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哈尔滨冬天的雪地上，留有她毛口小皮靴的脚印儿。出门进门，老妈子口中尊称着这个五岁的女童为“黄小姐”，谦恭小心地帮她脱换猢猻皮大衣。姥姥当时的丈夫是署长，警察署黄署长。母亲对这个黄姓父亲，印象并不太深，她不知道，这个威严的、身上佩枪、脚上蹬靴的男人，是自己的第几个父亲。她讨厌自己今天李连生，明天黄连生地叫，究竟姓了多少个姓，她数不过来。黄姓父亲威严中还是有些慈爱的，他喜欢抱起这个女童，让她坐到肩上，说谁欺负我的小连生了？老子枪说话。母亲对这个给了她尊贵优裕生活的继父，也还是有些自豪和感激的。而另外一些人，比如赌棍、小吏痞，也就是姥姥后来走马灯般频换的丈夫，母亲就没那么客气了，她会大声申斥他们，甚至泼妇般请他们滚开，“都滚出去！”

姥姥没办法，自己扇了自己一个小嘴巴：做孽哟！

母亲长到十四岁时，就能给自己做主了。她做的第一个主，是

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李丽君,她不愿意大家再叫她这不男不女的“连生”了;第二个,就是在她十五岁那年,某任李姓继父破产自杀,她和姥姥流离到一个叫北林的小镇。协助姥姥来到这里的,是她当年“满堂春”的姐妹,刘兰香。刘兰香的故事以后再讲,在这,只说母亲寄居的时候看上了人穷但长相非常俊朗的父亲。父亲比母亲大六岁,正是一个眉清目秀小伙子最吸引人的年龄。北林的三九天,生活在叔父家的父亲还穿抵襟儿的两片薄棉袄,裸露着他壮实的胸膛。穷光蛋遇上了富家女,他们再一次演绎了这个舞台上常见的爱情故事。

母亲是有眼力的,父亲诚实,厚道,不但外表让人赏心悦目,就是那把肯用、又永远都用不完的力气,和她所见识的市井二流子相比,又是多么的不同啊。

母亲暗暗喜欢上了父亲。在姥姥缓过劲儿来,又有姐妹相帮牵线搭桥,准备重返哈尔滨东山再起的时候,母亲却死活不跟她走了。说什么都没用。母亲对出有车食有鱼的富足生活,似乎足够了。贫穷和爱情,对她来说倒属稀有和新鲜。青春少女,有爱情垫底,贫穷好像根本不在考虑之内。

“看见没有,这么小的年纪,就知道汉子好了,就离不开汉子了。”姥姥用激将法,对她说了很多难听的话,都没奏效,最后以断绝母女情相要挟,也没有吓住母亲。姥姥只好一个人黯然离去了,在她即将上火车的时候,她的好姐妹刘兰香,来到小站送行。姥姥掉着泪说:“看见没有,当初别人就劝我别抱、别养,怎么样,白眼狼吧,不——行!”姥姥用右手的食指,又攒了一下母亲的脑门。攒一下,这就是她对女儿最严厉的责罚,连巴掌都没舍得落下过。母亲知道姥姥疼她,惯她,可是眼下,那个叫刘庆林的小伙子,对她的吸引力更大,她没法拔得动脚。

刘兰香用手绢帮姥姥拭泪，她弯翘着的多情兰花指，还保留了昔日的风情。她曾经是个美人，现在眼睛眇一目，威严中又多了那么一点恐怖。刘奶奶现在是街道干部，入党多年，因为能文能武，有勇有谋，名义上是一个副主任，实则，全权管理着一方百姓的安全。姥姥千里迢迢来投奔，就是她用手一指：“老刘家的，你家房闲着也是闲着，让这娘俩住住吧。”姥姥和母亲当时就免费住在父亲家了。

现在，一年多时间，当年满堂春的姐妹再一次别离，所不同的是，那时姥姥是她的领班，也算领导，现在，颠个儿了，刘奶奶当了权，在照顾姥姥。姥姥再拭泪，然后叹口气，“唉，这个犊子算是白养了，她姨，有狠心的儿女，没有狠心爹娘。你以后还是要多照顾着她点，娇生惯养地长大，没吃过磕碰儿，没人管咋行？她无情，我不能无义！”姥姥用手又点了一下母亲的后脑勺，点得母亲幸福地一哽咽。

男人啊，汉子啊，这些难听的骂人话，母亲已经充耳不闻，听过就忘了。姥姥说什么，她全都装作听不见。耳不听，心不烦。她的全部心思，都系在父亲身上，那个有着直直鼻梁，宽肩阔背，看一眼姑娘脸就红的纯洁少年郎。火车徐徐开动了，姥姥的眼泪淌成了小溪，可母亲的心底却乐开了花。

母亲和父亲结婚后，像示威更像炫耀，她一口气儿生下了四个儿子，大宝二宝三宝四宝。母亲身材瘦小，可是她竟有着如此蓬勃旺盛的生育能力。生四宝时，母亲的生命受到了考验，流血不止。这时候，她想到了姥姥。因为她的一意孤行，伤心的姥姥再没来过北林。母亲对于自己刚过二十岁就要完结的生命，内心充满恐惧和悲伤。她让父亲去了哈尔滨，找姥姥。不养儿不知父母恩，大宝二宝张着小口，吃不上东西，三宝缺奶，人瘦成了木乃伊，而刚生下

这个，气息奄奄，原来带大一个孩子竟是这样难。母亲比什么时候都想念姥姥，这种想念，撕扯得她血肉疼痛。父亲奉命去了，又伸着两手回来了，他说丈母娘不认他，看来是伤透心了。

母亲说没事，我妈的脾气我知道，带上大宝二宝，再去。他姥姥稀罕小子，再不认人，看见外孙，肯定气儿就消了。

这一回果然灵，姥姥没抬眼皮看父亲，她踮着小脚一手一个，扯出父亲身后的两个孩子，说唉——还真是像连生，像那个冤家哎！

嘿，都瘦成大眼灯啦！

姥姥收留下两个饿极了的“小狼崽子”，在以后的岁月里，她常管他们叫大狼二狼。姥姥再嫁的男人，是一个比她小十岁的光棍，医院的锅炉工。姥姥是聪明的，年华老去，美人迟暮，她没有再嫁高官大款的资本了，审时度势，索性嫁了个没有拖累又身强力壮的光棍。周围的人都纳闷儿，光棍姥爷长得不丑，人还厚道，每月挣的工资，一分不少交到姥姥手上。按理，像这种年龄差，姥姥应该倒过来，养着姥爷才对，可是她们家不是，姥姥当家，一切由姥姥说了算。

邻居老女人啧啧，说看人家，当过妓女，就是不一样，总是有两下子。

哪是两下子？三下四下子都不给。找了多少个了？哪个不是心甘情愿地给她当驴使？人家就是有花男人钱的本事！

也是，无儿无女无工作，却能一辈子吃香喝辣，太厉害啦。

老女人们对姥姥是又气又恨又羡慕。应该承认，姥姥的确是有管男人的本事，大宝二宝来后的日子里，半夜有尿，或者半夜喂奶，都是姥爷起夜照料，并且心甘情愿。待他们混熟了，姥姥说，这

两个小狼崽儿喂熟了，你看几天吧，上班就带着，别烫着就行。我去北林看看那个要账鬼、活冤家，我这当娘的狠不过她，我得去看看。

姥姥揣上当时流通最硬的法币，一路火车软座，来到北林。她当过署长的丈夫不在了，商人丈夫也自杀了，没有了往日的威仪，但仍保持往日的消费水准，穷富都不忘享受。

到了北林，姥姥直接来到医院，看着病床上这个她一把屎一把尿拉扯大的闺女，瘦成了非洲少女。姥姥说小连生啊小连生，现世报了吧，不要妈，一门心思地只认汉子好，咋样，这么快老天爷就不饶了吧，知道母亲不好当了吧？

“有事还得找你妈！”

姥姥边数落边掏大洋，当啷——当啷，扔给父亲，“还傻站着干什么，去换些好吃的呀，看我闺女都瘦成啥样儿了！”

母亲只会幸福地一声接一声叫着：“妈——妈——”

现在，母亲生命弥留。她躺在北林老家的小火炕上，坐在她枕旁的，是姥姥。黑发人要先走了，姥姥上火上出了很多眼眵，微翘的小眼毛儿上像刷着睫毛膏，一眨巴一眨巴。母亲说，妈，你不用卡巴卡巴地算计了，放心，我死了，还有庆林呢。庆林照样养你。庆林老了，还有大宝二宝、小贞英子，这么多孩子，哪个能不养你？！

“大狼二狼，怕是有那心，没那胆儿。媳妇厉害呀。”

“还有姑娘呢。让英子住你那，她不正照顾你。”

“可别说她了，这英子，人小鬼大，她就是盯着我那房呢，盼着我早点死呢。”

这时英子正从外面进来，她听清了姥姥的话，一点不生气，向我使了个戏弄的眼神儿，走近姥姥，拍拍她肩说，“小老太太的睫毛膏儿，刷得挺匀呢，黄色儿的。”

姥姥推了她一下，似乎还要搔她痒。差了一个甲子年的我们，经常不分老少辈地嬉闹。

“英子，别逗你姥姥了。”母亲气若游丝。

英子转脸看母亲，就是满眼的泪了。

“唉，说来说去，我最信得过的，还是庆林呐。”姥姥说。

母亲笑了，她的笑像晚风吹过的水面，轻微的涟漪就是母亲干瘦的皮肤。母亲患了胰腺癌，才三个月，爽白的肌肤就成了牛皮纸色。

母亲伸出手，讨好地抚摸那杵在脸前的两只小脚，说妈，这回，你该告诉我了吧？

告诉什么？

我到底是怎么回事。

“不是说过一万遍了吗，你是抽大烟的——”

“妈！”母亲打断了她，“抽大烟的养不起孩子你也说了一万遍了。”因为用力，她的气一下子用光了，缓了半天，才又说，“妈，抽大烟的，大姑娘养的，房檐儿下捡的，医院里抱的，你都编排了多少故事？我都这样了，你还不能给我说个实情？！”

实情？姥姥耷拉下眼皮儿。

“妈，你说我都要死的人了，你说了实话，我也不能去找谁了，你就让我死个明白不成？”母亲撑着要坐起来。英子扶住了母亲。

“是啊，小连生，你都这样了，还逼我。你可逼了我一辈子啊！”姥姥挤眼泪。

“一个人都要死了，知道她是从哪儿来的，父母是谁，过分吗？”母亲的力气不知从哪儿来，眼睛睁得目眦欲裂。

“知道了父母有什么用？”

“知道了我就能闭上眼睛！这事可堵了我一辈子啊。”母亲说。

“连生，我发过誓。”姥姥轻轻摇头。

“其实——我就是觉得，我像你们——黄家的，人。”

“像我们黄家人？谁生了你能不要？又不是养不起。”

母亲闭上了眼睛，缓缓地说：“最后那次，哈尔滨那个聋子老太太，她说我瞎找什么呀，谁真疼我还看不出？她说可惜了二姨死得早——”

“别臭美了，谁跟你有血缘关系！”姥姥断然翻脸。

第一章

1

父亲说，你妈死的时候闭不上眼睛，除了你姥姥的原因外，还有你大哥。你大哥这个人呢，唉，他性格像你妈，记仇。你妈初一就病危了，他说工程紧，回不来。我就不信，上海不是中国的地盘吗？全中国人，谁不过年呢。大年初一，他能不过年？他一个包工头儿，别看他叫党委书记，整个那地方全由他一人说了算，想回来就能回来。我知道。

母亲是正月初六走的，大哥是初七晚上回来的，坐飞机。听说母亲咽气了，他坐上飞机就回来了。在大哥进院儿门的时候，母亲已躺到灵棚，冬天，灵棚真冷啊。母亲穿着她生前喜欢的呢子大衣，黑纱巾。这样的装扮后，瘦小的母亲不再瘦小，倒显得比平时高大。那双灰雪花呢的毛毡鞋，也很适合母亲的身份。我看过一个去世的老太太，她很老了，瘦，小，可是脚上却穿着一双锃亮的大皮鞋。母亲走时，父亲也要这样装扮，他觉得皮鞋比毛呢鞋金贵。我阻止了父亲，我说母亲会喜欢这双的。母亲从结婚后，就跟皮靴裘皮这些贵妇人的装扮永别了。现在，母亲就是一个小镇的平常老太太，虽然她至死身世不明。

我一遍遍地抚摸母亲冰凉的手，母亲的手像平时那样，自然地回弯着，只是弯得僵硬不再柔软。大哥走过来，他摘下帽子抱在怀里，快步走向灵棚，他个子矮，走路总是显得很快。我起身，大哥冻硬的单皮鞋冰刀一样滑行不止，没法停顿，他几乎是弯下腰，弓住腿，才用门板当障碍物停下了。蹲下身的大哥，一把掀开黄单子，“妈！”泪水簌簌而下。

我们都没见过大哥的眼泪。母亲更是难见大儿子的哭。除了在他襁褓时。

然后大哥好像还跪在了母亲的身旁。

母亲是十七岁那年，其实周岁也只有十六岁，就当大哥的妈。在东北，人们的年岁也像他们的性格一样，大而化之，按虚岁算。不像关内，要精细到几月零几个周。北方的小孩儿，一生下来就是一岁了，第二年，理所当然地递进为两岁，第三年，就是三岁。以此类推，有的人能虚出两岁，致使退休的领导干部常因年龄计算误差而争论不休。

十六岁就当母亲，虽然她还不一定有做母亲的准备。第二年，又生了二宝，二宝还没断奶，三宝又怀上了。三宝的出世让母亲感觉到了手忙脚乱，力不从心。三宝勉强出生后，他好像营养不良，或者哪里受了挤压，小小年纪活得上气不接下气，外号小老头。就是这样，母亲又有了四宝，四宝的出世，母亲险遭一劫。没有姥姥的法币，叮当大洋，母亲可能就完了。而宫内脐血不足、宫外严重缺奶的四宝，没几天，就夭折了。

母亲的身体刚好点，她就又怀孕了。还好，这次生下来的是个不重样的，姑娘，大姐小贞。姥姥来北林给母亲下过奶后，高兴地数落，连生连生，你不给我带来连生，倒是自己连着生个没完。

没办法。母亲自豪地笑。

大姐小贞出生后，姥姥又把三宝抱去哈尔滨将养了，姥姥家的生活真是好，三个月，三宝从一个满脸皱巴的小老头，变成了水灵灵的胖小子。姥姥的家就是我们家的儿童福利院，哪个孩子弱了，病了，就抱去那里将养一段。三宝抱走，把大宝换了回来。大宝一晃，长得墩墩实实，像个小牛犊子了。又一晃，大宝十四岁了。十四岁的大宝和母亲一样，非常有主意。他也开始讨厌自己“大宝儿”这个小名，尤其是遇到比自己还小的孩子，跟在屁股后面宝儿宝儿地叫，他觉得很吃亏。在他能独立上街给家里办事的时候，他办的第一件事，就是到派出所，把自己的“刘长宝”，改成了“刘铁汉”，小名叫铁子。他告诉那些半大小子们，以后，叫我刘铁汉，铁子哥，铁子，都行。就是不许宝儿宝儿地叫了，谁不长记性，大宝晃了晃拳，“看我不揍他！”

大哥虽然个矮，可是他的拳头很硬，二哥个子颇长，长相也帅，但他要靠大哥的保护。在他们哥俩遇到外强的时候，大哥能出其不意，一拳挥倒一个，他的拳头又狠又准。而二哥，撒腿能跑掉，就算胜利了。大哥不但跟外边的人拧，就是跟家里的爸妈，他也很有种。面对一个接一个出生的弟妹，爸爸还没说什么，他，却站在了母亲的面前，高声质问：“妈，你想干什么？！”

母亲愣了一下，她说我怎么啦？

“你一下子生了这么多，养得起吗？”

“哎，这孩子，你爸还没管我，你小小的年纪，倒管起我来啦？”

当英子又落生时，大哥那几天气得都不吃饭了，他还罢工，拒不干活，更不进母亲的屋，他不想看见这个长年头上扎花头巾怕风的女人。母亲开始还不明白为什么，她奇怪，平时只知这个大宝

拧，脾气怪，现在，他这又是怎么了呢？母亲让父亲把大哥领进屋，努力和颜悦色地问宝子，你怎么了？母亲虽然还不习惯叫他铁汉，可是也知道“宝”后面带“儿”音会使儿子反感，她尽量地提醒自己别把他当孩子看了，当大人待，叫宝子。可是大哥梗着脖子，不看母亲，也不答话。父亲看大哥这样，觉得他太过分了，小兔崽子，还反了你呐，也不看你妈这是什么时候？父亲的大耳光可跃跃欲试了。

大哥还是梗着脖子不吭气。

搁平时，以父亲的脾气，两个耳光也送出去了。母亲的眼色让父亲强压怒火，产房生生站一金刚。母亲轻声问：大宝，你到底怎么了，有了妹妹，不高兴？

大哥突然昂起头来，他看看母亲，又看看父亲，用手一指炕上，一字一顿地说：还好意思问，你们也不知愁？一个接着一个，生起来没完，拿什么养？！就算养得起，你们都多大岁数了，我当儿子的都这么大了，你们还弄一炕的小崽子，你们不嫌害臊我还嫌丢人呢！

说完，甩手就出门了。他真的长大了，他的话把父亲都臊脸红了，儿子管起老子的事来，还是这种事儿。母亲则有些哭笑不得，她说咦，这小子，可是挺能操心呢。我和你爸都不愁，你愁什么。光许你到这世上走了，看了，玩了，不让你的弟弟妹妹来看看？怪自私的呐。

大哥意犹未尽，又返了回来。他说你们能生倒是能养啊，天天让我和二宝去拉山，拉山拉山，糊口拼命。二宝才多大呀，我们是当哥的，可不是当爹的！